

熱潮

第四期要目

1	「一二七」與「三一八」	頑石
2	「一二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	三月
3	「一二七」慘案與蔣介石	南冠
4	「一二七」與南京政府之將來	胡年
5	「一二七」與今後學生的進路	復初
6	「一二七」血案之一瞥	記者筆述
7	宋慶齡宣言質疑	蕭公
8	時事短評	

每星期六出版

零售：每册四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主編者：熱潮週刊社

代售處：各埠書局

訂閱處：各埠書局

「一二七」與「三一八」

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中團的愛國青年在北京所流的血猶未乾，現在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愛國青年又在南京大流血，前後五六年間，就流了愛國青年兩次血！

奴性已深感覺早已糜的上流紳士所統治之國家社會，有多少奴性尚未深感覺，尚未完全麻木之愛國青年的血，經得起這樣流法！

在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之下，青年學生因感亡國之痛，不避忌諱的奮起向政府呼籲出兵抗日，這種

「越軌行動」即不識時務的行動，我們早知會有第二次「三一八」血案發生，然而想不到這個血案不發生於軍事獨裁者尚未下野之前，尚未發生於蔣介石辭職後的第三天，

「三一八」血案

而發生在汪精衛一派號稱反對獨裁政治主張「民主政治」的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院長之第三天，也就是發生在汪精衛派歡呼「接觸到民主政治的曙光」(民衆三日刊第十六期第七頁)的時期。所以此次血案之負政治上的責任者，固然是整個的國民黨政府；而負責實際執行上的責任者，不能推之於已辭職的蔣介石，(事實上當然還是蔣介石從中作祟，而且大大的作祟)不能推之於昏聩無權的林代主席

，而應由新政權之中堅份子及過渡者代理行政院院長陳銘樞負法律上的責任。

在此次血案發生的前二日，所謂「民主政治」的新政

權之主腦人物汪精衛，已開始痛罵愛國青年是「少數不良份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羣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如果青年因愛祖國而危害黨國，汪精衛便不許其存在；不許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殺！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衛所謂「民主政治」史之光榮的第一頁！

蔣介石在下野期間，自然要用所謂「民主政治」家替他做兩件事：一是替他屠殺愛國民衆，一是替他簽訂賣國條約。這兩件事也可以說是一件，即前者是爲後者清除障礙物。所謂「民主政治」家，已在開始替他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將來自然也要替他做。並且，在「不危害黨國」的原則之下，他們兩方都願意做這兩件事。

「三一八」血案，因爲是愛國學生反對安福政府對於日本艦隊封鎖大沽和外交團要求馮軍離開天津之不抵抗而

「一二二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

三戶

在此次學生反日運動中，除一般

的作用，或者是負的作用

學生因國事危岌而左傾外，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也都起了相當的作用，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並不否認政黨有在羣衆鬥爭中起作用的必要；問題是在某一黨派在羣衆中所起的作用，是真正爲了政治進化而鬪爭，或是單純的爲了牠的政治地位而鬥爭；是在政治鬥爭中起了正

要認識汪精衛所領導的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在學生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是什麼，首先便要查考他們的政策是怎樣。

改組派的政策，在對外問題是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很明顯的，抵抗與交涉是難以并行不悖的，他們的真意當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所謂

起；此次「一二二七」血案，是因爲，愛國學生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佔據東北三省和砲擊天津之不抵抗而起；同是血案，而後者之起因，其嚴重遠過於前者。

「三一八」血案，是安福政府在北京學生面前暴露其獐狎面目；「一二二七」血案，是國民黨政府在全國學生面前暴露其獐狎面目；同是血案，而後者之影響，其普遍遠過於前者。

「一二二七」血案死傷之數，亦遠過於「三一八」。只有政府所謂「暴徒從中利用」「反動份子主動」「藉端暴動」的宣傳，則先後一揆；政府對學生的勝利，也後先媲美。

政府雖然勝利了，而「三一八」失敗學生的血，曾在中國史上寫了「宣告安福政府死刑」八個大字！

十二月二十日

「一面抵抗」不過是門面話。汪精衛說：「現在有些人，他們說，現在觀察國民黨的政府，如果和日本宣戰，打敗了後，國民黨一定要滅亡；否則如果國民黨與日本講和，則可以加國民黨以賣國之罪，也是要滅亡的。在國難當前的時候，誰也不應拿外交來對付內政，」照他的說法，他當然不願意因宣戰而致國民黨滅亡，只有希望國人不要以外交來對付內政即是不加國民黨以賣國之罪，使牠能夠與日

本講和，以免『危害黨國』！所以他們的單振，更爽快坦白的說：『現在對日，不應言宣戰，當速改宣戰而言備戰。』改組派這樣的對外政策，和蔣介石政府的對外政策有什麼不同呢？他們的對內政策，是標榜『推倒個人獨裁』和『建立民主政治』兩塊招牌。可是在實質上，他們所謂『推倒個人獨裁』，即是以他們一部份人的獨裁來代替蔣介石個人的獨裁；所謂『民主政治』，乃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甚至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官僚的民主，而不是政府對於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汪精衛所說『以均權求共治』，其對待人民之反民主的黨治與訓政，仍然和蔣介石政府的主張一樣，照舊不動，如果有人想動牠一動，便是反動，便是危害黨國，便『不許其有存在之餘地』，汪精衛所謂『均權共治』之具體方案，即是組設各地方的政治分會和軍委會，據伍朝樞最近的表示：『（一）關於設立政治分會事，為應時勢需要（陳濟棠張學良的需要吧！）起見，在某區域組設分會亦無不可；（二）既有組設軍事國防委員會之主張，亦為應付時勢計，將來

或在東北西南各成立分會。』這樣的『均權共治』，不但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是一個東西，並且是陳炯明的『聯省自治論』之復活，這樣，只有使中國的財政與經濟更加分裂與削弱，更加離國家統一愈遠。

汪精衛所領導的改組派，其對外對內政策，並不比蔣介石政府高明，他們要趕走蔣介石，顯然不是爲了政治進化而鬥爭，而是爲了他們的政治地位，所以蔣介石下野的消息一到上海，他們即在上海學生中鼓吹『蔣已下野，學生已無赴京之必要』；所以在蔣介石宣布下野數小時以內，汪精衛即宣布『少數不良份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羣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所以在蔣介石宣布下野三日之內，陳銘樞即用刺刀來對付學生，造成『一二一七』血案，即改組派中較左的『民衆三日刊』派，也認爲『一二一七』血案是學生的『錯誤和過失』，他們對待學生運動，達到驅蔣目的之後，便看做榨過的檸檬了！學生羣衆必須及時認識，改組派之於學生運動，現在只能起負的作用，除非在某些地方某些權

利和蔣派還有爭奪時，尙需要利用一下學生運動。

國家主義派，更無所謂對外對內政策，他們曾在『民聲週報』上向國民黨表示：『爲當國的國民黨打算，在這種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國事公諸國人，亦是減輕責任，使人民共赴國難的一個辦法』，『我們希望馬上有個集中全國人才，代表全國各派政見的國防政府產生』，『我們在內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張，政治成見，都願意犧牲。』很明顯的，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哀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容他們到所謂『國防政府』裏嘗一點官味。如果國民黨需要減輕賣國的責任，只要國民黨帶他們玩，他們願意犧牲一切政治主張，爲國民黨分謗。所以毆打陳蔡事件的『一二一七』血案一發生，他們認爲學生運動不但超過了他們的目的，而且根本違反他們的目的，得罪了國民黨；馬上國家主義派所領導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一面致電慰問蔡元培，一面致電赴京示威學生，宣告『北平學生對外交部搗毀文件，又赴中央黨部毆擊蔡陳兩先生，本會：對於此類不辨是非利害之舉

動，認為不當」。國家主義派所組織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國會，也發出勸告學生復課書說：「目前形勢漸見發展，錦州中立，天津共管，直接交涉等問題，暫時或不至實現，而蔣介石亦知國是難鉅，來日大難，而急流勇退、通電辭職矣。我青年學子，處此時機，當決然躍出漩渦，歸潔其身體，約束其思想，潛修其德業，……國民恬靜、恬靜與鎮靜有別乎？」精神乃可以集中，……諸君今日宜勒馬峻坂，返動為靜（又來一個『靜』！）……這就是國家主義派對於「一二一七」血案的宣言！

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暴行，正在有加無已；國民黨政府無論是蔣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馬上就會復辟，他們的『不抵抗』、『極端避免與日本衝突』的『常軌』，他們自己是不會『逾越』的，全中國民衆能够『恬靜』的跟着他們當亡國奴嗎？「一二一七」血案，只是民衆反日運動暫時的挫敗，歷史是不會長久開倒車的，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之開倒車，并不能阻止愛國學生之再起而且更加猛進，只是他們自己在全國學生羣衆面前宣告

破產！

經過了「一二一七」血案，學生運動，當然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來，只有這一新方向

「一二一七」慘案與蔣介石

南冠

「一二一七」慘案的劊子手，從表面看來似乎是所謂過渡政府的代理人林森和陳銘樞。其實真正的負責者，內幕的指使者卻完全是剛『下野』的蔣介石。

我們已說過，此次蔣介石的下野，主要是由於反日民衆，尤其是學生羣衆的壓迫所致。這正是此次蔣介石於下野時向對示威學生下毒手放起身砲之唯一原因。

很明顯的，蔣介石及其所領導的南京政府和國民黨，在此次的反日民衆運動中受了極嚴重的打擊。蔣介石對日帝國主義的暴行堅持『鎮靜』，『不抵抗』，『忍辱含憤』，『直接交涉』……總而言之，堅持投降日本。出賣中國民族利益；而民衆却主張『抵抗』，反對直接交涉，堅持對日

之轉換，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國家主義派所謂『反動為靜』和『躍出漩渦』，這樣的轉換方向，只有埋葬學生運動，埋葬反日運動！

十二月二十三日

宣戰，……這顯然表示出：蔣介石及其政府和黨與民衆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一方主張對日投降，一方主張對日抵抗，換言之，即一方主張『賣國』，一方堅持『救國』。民衆（特別是學生）起初是溫和地可憐地向蔣介石請願，希望他改變其賣國主張（實際是幻想），繼而向蔣介石示威，搗毀其各地方的黨部，（如上海，太原，江陰，無錫等地的黨部被搗毀一空），並進而圍攻南京的中央黨部，逼迫他作最後的答覆，這當然是蔣介石絕難容忍的。因為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不但建立在軍事勢力上面，而且是建立在法什斯特的黨部上面，民衆搗毀了蔣介石的黨部，就等於摧毀了蔣介石軍事獨裁的一個支柱。

但蔣介石在此種情形之下，雖十

分不能忍耐，却還不敢公然施行大規模的屠殺，因為此時各派國民黨（如汪派，胡派等）和其他上層資產階級的集團（如江蘇耆老派等）都正在企圖利用反日的民衆以打擊蔣介石，乘機奪取權位，這樣便使得蔣介石不能不『忍辱含憤』地暫時『下野』，以待時機捲土重來。但蔣介石對於民衆之仇恨已是刻骨銘心了。故蔣氏一方表示下野，同時即有計劃地屠殺學生，因而形成『一二一七』的慘案。據親身參加此次示威而從血泊中逃出來的學生報告，一二一七那天慘殺學生最兇狂的是軍校學生和流氓打手隊，這些都是蔣介石幾年來刻意訓練成的專爲對付民衆的劊子手，這還不十分明顯嗎？

蔣介石此種陰謀手段真可算是毒辣已極：他不僅乘此報復了反日的愛國學生，而且將責任攔在他的繼承者，（最可憐的是林森）並使得到南京的汪派胡派都無法藉口，而迫之不能不共同負責，這真是『一箭射雙鵝』的毒辣政策。

當然，就一般說來，一二一七慘案是要整個國民黨負責的，因為無論

汪派和胡派，在事先對蔣既沒有任何警告，而在事後又毫無抗議，完全默認，甚至於『最左』的宋慶齡，在其宣言上雖痛罵了各派國民黨，指出了蔣介石槍斃鄧演達之如何兇殘狠毒，然對一二一七被慘殺的大批愛國學生却無一字提及，這就可見一切國民黨派別對於反日的愛國學生之慘遭屠殺的真實態度是如何的了。此外一切資產階級的集團和報紙，從江蘇耆老團，國家主義派，新月派以至申，新，時事等報，都對於此次慘案不但沒有任何抗議，而且沒有任何同情的表示，甚至於隱隱約約地認爲這是學生『行爲出軌』和『受赤黨利用』所招致的。由此更顯然可以看出：中國一切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對反日的民衆愛國運動之真實情態，以及他們反蔣或反國民黨的原來用意究竟在什麼地方了。

從各方面對一二一七慘案的態度上已顯示出繼蔣介石而起的『新政府』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集團將如何對待日帝國主義和反日的民衆，現時的反日運動受到何種障礙，發生了何種危機，這是民衆必須嚴重注意的。

現在滿洲事件，日趨于嚴重地，不但日帝國主義又正在動員奪取錦州！而且法帝國主義也有進攻滇桂之勢，英國帝國主義，恫嚇國民黨不能鎮壓民衆。而國民黨各派在南京所開的四中全會，完全只注意於中央委員名額的爭持，政府中位置的分配，至對於日帝國主義，對於反日的民衆，他們與蔣已完全趨於一致。同時蔣介石則離南京而退居浙江，事實上即以浙江爲根據，指揮蘇浙皖贛鄂湘豫等省的地方政府和軍隊，準備對南京的政變，重新上台，更普遍地更殘忍地鎮壓反日的民衆運動，貫徹其賣國的主張，並造成新的軍閥戰爭以糜爛中國。這就是目前中國全體民族的地位愈益陷於絕境的真實情形。

固然，蔣介石在進行政變之先，一方在大資產階級面前盡量暴露，現時南京反蔣各派之無能，一方恩威并用收買和恐嚇反蔣各派中的分子，也許逼迫反蔣各派暫時向蔣屈服，請其重登舞台，但這不過是他們暫時『和平團結』共同担負責任與鎮壓反日的民衆而已。

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尤其是親自

參加一二一七運動的學生們！一二一七慘案已明顯指示給你們：你們如果真要『抗日救國』，你們只有堅決的向前爭鬥，鬥爭的主要目標首先就是屠殺反日民衆的黨國當局，尤其不要

忘記了這次慘案的主使者——蔣介石，因為他的魔腕現在並沒有真正的離開你們。

一九三一，十二，二四日。

一二一七慘案與南京政府之將來

胡年

國民黨政府與人民的衝突，一天的嚴重緊張了。在游伯麓，杜煊泰，劉裔誠等槍殺愛國民衆，連續造成慘案之後，現在輪到南京中央政府親自開刀。從前游伯麓等慘殺民衆，尙遭政府之逮捕通緝，現在南京政府直接實行慘殺，已不啻宣告這是對待愛國民衆的政策，日軍的進攻一天天的緊迫，政府的軍隊不去防禦錦州，收復失地，抵制日人挑釁，牠的槍不對着日本帝國主義放，只有對着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無情射擊。從前有人幻想甯粵統一後可以『合力驅逐日兵出境』，現在寧粵統一了，他們不唯沒有將『驅逐日兵出境』的問題提在議事日程之中，反比蔣介石更要慘殺民衆，人們對他們的幻想應當消除了罷。

在國家遭遇空前危難的今日，國

民黨從極右到極左的領袖，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是一致的，即是不能宣戰，只能求和，對於愛國民衆的態度是一致的，即是只要他們擁護政府，不許他們越軌行動。他們大喊『一致對外！』一致對外做什麼？國民黨的回答是『鎮靜』，『不抵抗』，『逆來順受』，『忍辱負重』，一致接受國聯調查國的決議與美國直接交涉之暗示，民衆不服從，要示威，要督促政府出兵對日宣戰，毆傷那些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的奴才。這樣就得罪了國民黨政府，認爲『殊非真正愛國者所忍出此』，所以值得『嚴厲處置』，如南京政府所做的榜樣：繩索綑綁，逮捕，毆打，槍殺，押解回籍，造謠誣蔑（他們的造謠，連

比較溫和的濟南學生也被激怒了，所以他們路過徐州，看見徐州民報所登中央廣播的消息，即包圍徐州民報，迫其發號外更正。對帝國主義不抵抗，對學生耀武揚威，這大概是國民黨要人的『真正愛國』。誰要反對這樣政府的，便是『反動』。便不是『擁護國家』。

中國人民將擁護這樣的政府麼？就過去歷史看來，無論如何是不會的。人民在這緊急關頭只知道誰對日宣戰便擁護誰，國民黨主張忍辱言和，（即直接交涉之變相說法），人民就要奮起打倒，不錯，還有些人對於國民黨的統一，抱有幻想，可是這已爲一二一七的刺刀戳破了。民衆最初是對蔣介石失去信仰，現在便是對於整個的國民黨開始失去信仰了。一二一七的槍聲告訴民衆說：國民黨對外對內的政策不因蔣介石下野而有所變更，民衆對政府請願，貢獻意見，政府尙可『曲予優容』，如欲直接行動，壓迫政府，政府只有『嚴厲處置』，槍殺無赦。人民在此時即應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是坐視國民黨統治中國，讓日軍步步進逼，使國亡家

破，還是我們自己起來，將這些盤據政權的人趕走，由民衆組織政府對日宣戰。

我們要問爲什麼國民黨這樣仇視人民，日本帝國主義搶了中國三省，殺死了無數人民，尙不敢以槍尖相向，而民衆不過是輕傷了兩個中委，搗毀了一個造謠誣蔑愛國民衆的報館，便要殺死數十餘學生，打傷百餘以洩憤復仇，這是因爲國民黨與人民的利益勢不兩立，國民黨害怕人民甚於害怕帝國主義。國民黨現在是甚麼集團？宋慶齡說：國民黨與民衆日益背道而馳，藉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陰險毒，貪污欺騙……在中央則各據要津，營私固位，在地方則魚肉鄉里，作威作福，投機殘餘軍閥可一躍而爲黨國中堅，……五年以來，內戰政爭循環不已，黨既分崩離析，遂不惜各自乞憐帝國主義，利用腐化勢力，舉北洋軍閥所不敢爲者『一一悍然爲之』。山西學生通電說：『山西省黨部各委員平日則奔走官廳，蠅營謀利，對國破家亡，早已置之度外』。這樣的黨所組織的政府是什麼政府，正如申報所說：『官僚政治與軍人政治

……第一即爲貪污：榨取人民之血肉，以供一己之享樂，眼看萬衆痛苦，萬民流離，……款存外行，產置租界，窮極奢侈，……凡此一絲一縷一錢之揮霍，皆爲人民血肉之積壘，……國家年費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國帑爲軍費，而士兵之餉精常長年拖欠。治運有費，治河有款，而洪水泛濫，早先既無以預防，……訓政時期政重建設而舉國荒涼。……人民擔負公債已逾八萬萬，各省田賦已徵至民國二十三年，甚且有已至三十年者』。這樣的統治黨與政府是人民之敵，與北洋軍閥完全沒有分別，不過比北洋軍閥更會欺騙些，滿口三民主義，黨治訓政，國民救國會議，以麻醉人民。不過人民在殘酷的事實教訓之下，決計不會久受國民黨的欺騙與麻醉。革命民衆亦將如推倒滿清，推倒北洋軍閥那樣的推倒牠。

一二一七的槍聲，告訴羣衆說：國民黨與人民之間有一道很深的鴻溝，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督促是沒有用的，只是要飲彈而死的，因爲國民黨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是騎在人民之上的政府，牠要求人民對牠無抵

抗，任其宰割，任其全權將東三省獻給日本帝國主義。牠對民衆之制裁造謠報館的回答是一二一七慘案，民衆對一二一七慘案的回答應當是革命。我們再對國民黨政府請願是無意思了，我們的任務是再來一個革命，推翻這一賣國殃民的政府，建立起民衆自己的政府。

一二一七慘案發生，上海的社會團體，大多數對學生的犧牲，沒有援助沒有慰問，輿論對於慘案一聲不响，有些團體還要責備學生，要學生忍痛復課。麻木的上層階級，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固然要不同意政府，責備批評，但一等民衆運動激烈化，與政府衝突，他們就害怕起來，地們害怕『橫決』，害怕『空變』。平時說說學生愛國熱忱，作外交後盾，是可以的，一旦學生做了愛國運動的先鋒，與賣國政府衝突流血，他們對於學生與政府之爭鬥就守中立，或者還要責備學生偏激。至於有些政團（如改組派，國家主義者）對於這次慘案亦只表示惋惜不幸，不肯完全站在學生一方面。他們無疑的是想利用學生運動爲後援，幫助他們上台以後，就叛賣

從前擁護他的羣衆，無疑的不願羣衆奮鬥激烈，引起革命。國民黨的妻人都曾贊成過五四運動，現在變成屠殺學生的劊子手，難道我們還要信賴一些後補要人，任其將來屠殺我們麼！

愛國學生的朋友是過去有革命歷史的工農，他們對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的爭鬥是不可調和的。必須把國民黨與帝國主義打倒。他們的鬥爭才告一段落。這次上層階級對一二一七慘案之冷淡，應當使學生有所覺悟，他們應當到那裏去找尋救國的實力。怯懦的學生，對統治階級或者還有幻想，革命勇敢的學生，已經變成國民黨的敵人，走上革命的道路。這次因東北事變國內工業衰敗，農業凋零，財政破產，所引起的全國危機，國民黨是無法解決的，革命的鬥爭會繼續至數年之久，慘案將連續不斷的發生。直到打倒國民黨的統治而後止。一二一七慘案表示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和擁護牠的上層階級，都自絕於廣大民衆，變成民衆的敵人。在中國民衆的前面已開闢了革命的道路。甚麼寧粵和平統一，一致對外等口號都要爲民衆所唾棄。這次慘案以後一定有更廣大

的羣衆參加革命運動，減少了一些幻想。依賴自己的組織，依賴自己的實力，爲實現人民政府，再起而與統治階級奮鬥。現在的一時沉寂，只不過

「一二一七」與今後學生的進路

復初

十二月二十四日

十二月十七日南京中央黨部前的槍聲，把民衆對於國民黨最後所殘存的一點可憐的幻想也都根本毀去了！以前或許有人以爲國民黨內的某一派總要好些，現在事實告訴他們，「一二一七」的屠殺，正是發生在國民黨各派首領齊集南京的那一天，他們已經沒有一點理由可以迴護他們的幻想了！北京上海的學生既已經用他們的血把整個國民黨統治的真價值試驗給全國民衆看過，現在正有權可以要求全國民衆一致起來聲討國民黨的罪惡了！

我們應該承認，全國學生這一次的運動，在推進整個革命運動向前發展的觀點上來看，實具有莫大的意義。這一運動，一方面把國民黨這個紙老虎在久遭踐踏的民衆之前戳穿了；另一方面把國民黨散佈羣衆中的觸鬚

是集合力量的時期，革命的風暴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

給剪斷了，使這些破壞羣衆革命鬥爭的暗探不敢公然。在羣衆之前露面，這實是衝破目前反動局面之初步前提和條件。

國民黨這幾年來騎在全國革命民衆的頭上真是無惡不作，所以這一次學生的救國運動，一起來便不能不馬上與國民黨作正面的衝突。首先是國民黨在上海的重要堡壘——上海市黨部因綁架學生代表而被數千學生羣衆搗毀了；同時浙江的省黨部和蘇州的縣黨部則因干涉學生參加救國運動而被搗毀；江陰縣黨委則因串同奸商啟封日貨而被學生捉去站木籠；汕頭縣黨部則因庇護奸商而被學生搗毀；太原省黨部則因屠殺請願學生而引起羣衆的怒潮，結果軍政當局不能不逮捕黨委封閉黨部以平衆怒；這一切地方性的反對國民黨的潮流匯合起來，

終於促成了各地學生兩次在南京圍攻中央黨部的運動。經過這不斷的搗毀黨部潮發生之後，整個國民黨——自中央以至各級黨部的反革命的『威信』，可以說已經完全被學生的直接行動摧毀了。

不過就學生運動的本質看來，他們由請願示威而發展到圍攻中央黨部已經算是走到了一定的頂點，此後如果不能得到正確的政治領導，採取一個新的行動綱領以推進這一運動，則目前馬上便有不能持續之勢了。

眼前的形勢十分顯然：隨着他們行動的日益堅決化而國民黨的壓力和一般上層階級的仇視空氣也自然會以同樣的比例增加起來；而同時同情於學生此次運動的生力軍——全國勞苦羣衆的力量，又因國民黨幾年以來的佩刀統治，尙未能從血泊中掙起身來，及時予以援助，——在這樣一種條件之下，學生羣衆自身陣營之間，自然難免會要發生動搖和分化的情形。首先是一部份上層領袖分子在運動尖銳化時會分化出去，其次是看不清前途的分子，在經過幾次挫折之後，會漸漸消滅起來，變成一個感傷派。

前者乃是一種可以歡迎的現象；但後一現象如果在羣衆中普遍化起來，這卻是學生救國運動的一種可怕的死症！

怎樣才可以避免這種危機呢？怎樣才可以使那些曾經在第一階段中英勇參加鬥爭的學生羣衆，不致在運動進展到更高階段時發生搖擺的現象，以至組織渙散最終屈服於國民黨打擊之前呢？這首先便需要使他們自身切實了解目前一般的政治局勢以及推進黨鬥爭向前進展的必要條件。

就目前的情形看起來，代表中國整個上層階級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在民族危難之前，已完全表示出牠的無力；牠因爲害怕羣衆革命運動之再起，除了努力尋求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道路而外，已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但在全國的革命民衆方面，因不斷地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武力的威脅與國民黨軍事獨裁的迫害，自然會開始形成一種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合流，以這種合流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以衝毀那箝制民衆救國運動的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一政治爭鬥局勢的展開，首先便是提高了國民會議運動

的機運，壓迫蔣介石不能不暫時躲到政治舞台的幕後去。但我們應該注意，這一運動的發動權如果不能操在全國革命民衆的手裏，如果我們不能在全國運動中爭得普選的條件，并使這一個由普選產生的國民會議擁有全權以解決民族危難中的當前緊急問題——對日宣戰問題，并以裁判國民黨喪權辱國及其摧殘愛國運動的罪惡，則不獨今後一切的羣衆運動將沒有出路，并且整個中國民族的危機也將無由解脫。

全國學生在經過「一二一七」事件之後，如果感覺到單憑他們的力量朝着原來的路線走下去不但不能持續并且也難以更變國民黨的統治，那麼，他們只有把他們的鬥爭放在更廣大的歷史基礎上去——堅決的提出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的要求。並且到一切勞苦羣衆中去推動他們起來參加這一運動，使國民黨內假民主主義的救國會議的主張不能在羣衆之前招搖撞騙，這樣全國散漫的學生運動才有一個積極的政治行動的目標，也才不致使各地學生經過流血的鬥爭以後，因一時摸不着進一步的政治行動的

方向而陷入消極的狀態。

事實已經非常顯然：各地學生所提出的救國綱領，如反對調查團來華、退出國聯，武裝義勇軍，對日宣戰等等，經過國民黨專政的政府能以實現麼？國民黨已經用鎗尖批駁了你們的提案。你們預備怎麼辦？如果你們是負責的提出這些綱領，你們便應該切實找一條道路來實現牠。經過國民會議來執行這些綱領，在目前正是一條最切實可行的道路。全國學生在政治方面確定了這樣一個總的方向以後，便應該毫無躊躇的從各方面來奔赴這個目標。首先應該自下而上的來改組他們本身的組織：把接近統治階級

的暗探以及富於公協性的上層領袖清除出去，使他們的基本組織能以健強起來。同時應該把他們的運動擴張到全國勞苦羣衆中去，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以免去孤軍獨戰的危險。再則促成國民會議運動的組織（如國民會議籌備會或促成會之類的形式）也應該及時而勇敢的建立起來，以發動他們的實際政治行動。

全國的革命學生們！你們還是願意隨在國民黨的尾巴後面去作雙重的奴隸呢？抑或是願和全國的勞苦羣衆在一起，爭得民族主人翁的地位？現在需要你們不是從口頭上而是從實際行動上來予以回答了！

「一二一七」血案之一瞥

記者筆述

「一二一七」血案之詳細紀錄，現在還不容易得着，茲僅據參與示威團回滬的一學生所談，略述其梗概。

在述說十二月十七日的血案以前不得不追溯十五日毆打陳蔡的事。此次到京示威團有平滬京濟蘇皖各地學生萬餘人，算是也平和上海的示威團

發，惟因臨時得有蔣介石下野的確息，便有多人（大概是改組派吧）！前來勸止，他們以為蔣既下野，已無赴京必要，於是赴京人數頓形銳減，是日出發者，只有千二百餘人。

上海示威團第一批於十五日抵京，即時由下關列隊遊行示威，除喊口號發散傳單外，並沿途宣傳演講，經過國民政府時，同學們回憶到第二次請願時受的屈辱，不覺喊聲愈高，口號愈激烈。旋會同各省示威團到中央黨部請願，時中央委員正在開會，比推蔡陳二委員出見，蔡氏岸然大致其訓詞，答非所問，并嚴詞詰責學生，一時羣情憤激，有人呼「打」「打」，在此呼聲中，蔡元培不免受了學生幾下拳頭的教訓，並且波及陳委員銘樞，這是事實。然事實不過如此，至於什麼「拖倒地下」「拳足交加」「以木棍迎頭痛擊」「臂腿傷」等等，都是「莫須有」的政府宣傳。據云當時師銘樞所受的打比蔡還重些，因為蔡是一個無抵抗主義者，陳氏現尙健康無事，蔡氏何來重傷？並且即據政府宣傳機關——中央社自己的紀載，當時確有警衛，門警，中央黨部職

最勇敢的站在領導地位，南京官報和上海的半官報——申新等各報，都照着政府的宣傳政策，把所有行動都推在北平示威團身上，特別多堆在北大示威團身上，却不是事實。

上海示威團，預計人數，至少在一萬以上，第一批於十四日出發七百餘人；第二批本擬於十五日，體出

員，保安隊，紛紛護衛陳蔡，還說『警衛至此，向天穴開放空槍示威』，又說『經警衛捕獲兇者十一人』，則學生焉有時間與力量自由痛毆陳蔡之可能？其實學生被捕者不止十一人，聞有七十餘人，被警衛拘捕着管。陳蔡回到會議廳，即提議將被捕學生立時全數槍斃，已由會議大多數通過，嗣經于右任吳稚暉竭力請求，以至于右任下跪請求，才取消了執行槍斃的決議。

次日(十六日)，同學們見中央日報登滿了『莫須有』的謠言，誣蔑學生，如『共產黨』『無理搗亂』等，一時羣情憤怒，無可遏抑，遂於十七日上午整隊赴中央黨部質問中央日報記載不實和要求釋放被捕同學，其行列次序：上海第一，南京第二，北平第三，濟南第四，安徽第五，蘇州第六。至黨部，黨部閉門不納。乃逕赴中央日報，第一批擁入百餘人，搗毀該報一部份而出，第二批又進去三十餘人，遇政府派來的軍校學生，警衛軍，國術館的打手，及流氓，來實行屠殺，在『殺！殺！殺！』的喊聲之下，刺刀鎗柄木棍一齊向同學衝鋒肉

搏，在中央日報館內的三十餘同學，逃出者甚少，事後有人親見由報館內陸續抬出棺材二十餘口，則有二十餘同學在報館內被殺無疑。在報館門前的同學，被刺刀戳傷，槍柄木棍打傷者三百餘，有一同學被刺刀從左肩至右腰劃開，有一同學被刺刀戳傷頸項還在立着向兵士演說，有一女同學被刺刀戳入腹部流血滿地。死者有些投入河中，且加以巨石擊沉，故其數不詳，由河中撈起之文生英專同學楊同恆的屍身，即其中之一，女救護隊臂纏紅十字章前往救護，亦被軍警毒打，並因軍警開槍威嚇，未能前往救護。

當楊同恆同學陳屍中大大禮堂時。全體同學悲痛憤恨之狀，不可以言語形容。十八日由教部棺殮，抬到十廟口由嶽廟寄厝。路人見之，多哀嘆轟轟烈烈為救國而示威的大好青年竟如此收場，甚至有為之流淚者，上海同學臨行時會要求領回楊同學之屍，而被衛戍部派來的宋希廉旅長嚴詞拒絕，他並且對於楊同學屍身哭淚的同學加以掌頰和綑綁的侮辱。

反動報館捏造『莫須有』的謠言

誣蔑羣衆，而為羣衆所搗毀，這並不是創聞，從前國民黨黨員及北京學生搗毀北京晨報，不是一個先例嗎？現在國民黨握了政權，便要用刺刀來保護牠浩謠誣蔑羣衆的權利了！

十八日黎明，宋旅長奉衛戍部命令，率領全副武裝兵士一旅，包圍中央大學，開槍示威，迫令各省市示威團，立刻起身離京，手無寸鐵的學生，自然只有飲恨吞聲而去了！預定的十八日總示威，不用說是自然的取消了！

我們上海示威團預定之目的，本來不過是督促政府對日宣戰和組織全國學生抗日救國會這兩件事，據北平同學說，他們雖平南下前曾召集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也並沒有預定什麼和政府衝突的計劃。他處的示威團，都惟平滬示威團的馬首是瞻，按理是不會發生什麼事變的。可是一再經過蔡元培的訓話和中央日報一貫造謠政策之挑戰，於是『一二·一七』的大血案，遂成爲不可避免的結果！

我們上海的學生此次所受刺激，比之第二次請願，不知要加深若干倍，在這樣嚴重的教訓之下，不知道全

國學生全國民衆是怎樣的感覺。我們目覩此次血案的同學們，大家都對於國民黨政府絕望了！蔣介石政府如彼，代替蔣介石的政府也是如此，還容我們有什麼幻想呢？

按此次血案中被捕，死傷，失蹤人數，此時尚無詳備統計，茲據各報所發表者摘錄于下：新聲社消息，中公二人，傷三十人；復旦傷二人；復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死一人（按即楊同恆烈士），傷五人。共計死三人，傷五十人，失蹤二人。新聞報十七日南京電，據學生方面報告：已查得姓名者，計中公梁朱明，復旦王惠堂，中大汪騫華盧桓，均傷頭部；中大蔣潔，左平受傷；中大之唐之乾，跌水失蹤；中大孔憲德，平中法蔡華義，均失蹤，被捕者：有中大石瑛，宓冠羣，徐造華，江良規，端木天，劉鳳五，朱靜秣，卞攻天等。申報十七日南京電，學生方面稱：中央日報門前，死者確

數不詳，受重傷者三十餘人，被捕者約百餘。又十七夜南京電，被捕者六十餘人。以上的統計當然和實際還差得很遠，而已略具死傷失蹤被捕的數目及姓名；至如首都衛戍司令部號電所稱「學生有四人被擠落水，其中三人當

宋慶齡宣言質疑

瀟公

一般人都認為宋慶齡十二月十九日的宣言，罵國民黨罵的很痛快，我也認為很痛快；不過我對於這一痛快的宣言，却有幾個小小的疑問：

（一）據她說：『其實三民主義，何常一日見諸實行』。試問所謂『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黨治』，是不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呢？

（二）據她說：『寧粵對峙，互暴其短……而究其實際。兩者皆依賴軍閥，諂媚帝國主義，背叛民衆，同為革命之罪人。』那麼，除了實有的寧粵各派，國民黨在那裏？在天上嗎？還是在她的腦子裏呢？

（三）「一二一七」血案已發生

被營救，惟餘一人慘遭淹斃，……其他學生，並無一死亡，又學生被解散後，各自回校，并無一人失蹤。只充分證明國民黨無恥的『一貫造謠政策』（學生羣衆中對國民黨的流行語）而已。

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她發表宣言之前三日，何以宣言中一字也未提及，而獨重視鄧演達之『終遭慘殺』？（何香凝在二十四日上海各報上發表的『對時局之意見』，也是如此。）清黨運動以來被慘殺的工農羣衆以及『堅苦卓絕忠勇奮發』的革命青年，多至不可以數計，何以只有她的國民黨員鄧演達之『終遭慘殺』，才值得她齒及？

（四）她所謂『實現社會主義』，是真正社會主義（即沒收生產工具歸社會公有和廢除財產私有制度）呢？還是說『三民主義即社會主義』呢？

我這幾個小小的質疑，該不是吹毛求疵吧！聽說這個宣言是用英文起

草，由甘乃光譯成漢文的，或者是譯者把牠刪改了嗎？或者是報上登載得不完全呢？

宋慶齡之宣言

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已成爲不可掩蔽之事實，亡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爲其黨內之領袖。自十四年孫先生病逝北平，國民革命，驟失導師，幾致中斷，所幸當時在粵同志，恪遵孫先生遺教，以民衆爲革命之基礎，北伐武力，卒能於最短期間，底定長江流域。乃自十六年，寧漢分立，因蔣介石個人之獨裁，軍閥官僚之爭長，黨與民衆，日益背道而馳，藉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陰險毒，貪污欺騙，無所不用其極，在中央則各據要津，營私固位，在地方則魚肉鄉里，作威作福，投機殘餘軍閥，可一躍而爲黨國中堅，忠實革命人材，必設法置之死地，最近如堅苦卓絕忠勇奮發之鄧演達，終遭慘殺，卽其一例。五年以來，內戰政爭，循

環不已，黨既分崩離析，遂不惜各自乞憐帝國主義，利用腐化勢力，舉北洋軍閥官僚所不敢爲者，一一悍然爲之，而美其名曰黨治，使黨蒙不白之冤，遭全國人民之厭惡唾罵，其實三民主義，何嘗一日見諸實行，最近寧粵對峙，互暴其短，自炫所長，「政治公開」，「民主集權」，「革命外交」，種種名詞，非不動聽，而究其實際，兩者皆依賴軍閥，諂媚帝國主義，背叛民衆，同爲革命之罪人。自日本侵略滿洲暴行發生，兩方迫於國難民意，不得不暫停同室之戈，進行其所謂和平統一，奔走會議，時逾三月，爭論之焦點，乃爲中委之分配與高位之人選，於全國最大多數之農工民衆之疾苦利益，竟無一語之討論，不知獨裁之造成，黨之墮落，國之陵夷，皆爲離開農工民衆之結果，惟有以農工爲革命中堅，可以防止革命勢力之墮

落，確立國民經濟之基礎，捨此而言和平統一，縱使進行順利，各如所願，其結果亦不過和平分贓，統一作惡而已，民何樂見此和平，國何貴有此統一。余不忍見孫先生四十年慘淡經營之革命基礎，毀於少數自私自利之野心黨人，尤不願見中國四萬萬民衆之國家，亡於自叛其主義之中國國民黨，不得不於此時，致其最率直誠懇之忠告。孫先生爲革命而建黨，黨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顧惜。余深信惟真正以民衆爲基礎，爲民衆而奮鬥之革命勢力，可以消滅軍閥官僚，剷除帝國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同時深信中國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動勢力之恐怖殘殺，而消極畏縮，且將因環境之壓迫，民衆之呼號，而益堅其犧牲奮鬥之志，不顧一切，共進於革命之大道。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宋慶齡。

時事短評

如法泡製的官電

偶然在一張報紙上，看見有『北平示威團暴徒……攜帶木棍手槍石塊火油木柴等兇器，咆哮兩小時後，用石擊破……』這幾行字，我還以為是一張登載安福政府對於『三一八』事件宣布暴徒徐謙等罪狀通電之民國十五年的舊報，可是仔細一看，乃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申報，所登載的是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的通電！

工於迎送的『義勇軍』

十八日申報載粵代表由滬晉京情形說：『鄒魯蒞站，親義勇軍精神抖擻，鵠立相送，鄒氏即致訓勉勵』。有人以為志在慷慨赴敵的義勇軍，何以變成了迎送大老官的音樂隊吹鼓手呢？這樣大驚小怪的人，是由於他不知道這個所謂『市民聯合會義勇軍』的內幕，他們內幕中的笑話多着哩！上海趁着時興的事打窮主意的奇人奇事，十天十夜也說不盡，豈單是這個『義勇軍』！

革命嗎？嚇我一跳！

我有好幾個小弟兄在南京中大讀書，昨天在報上看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對各校抗日會代表說『中大較複雜』，我已經很擔心；隨後竟見他們勸學生『與革命政府合作一

致』，更加嚇我一跳！幸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報紙上印錯了，『革命』上脫了一個『反』字，我這才把心放下。

這才是『軌內運動』！

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全市中學生三千餘人！舉行所謂『大示威』，整整齊齊，安安靜靜，熱熱鬧鬧，環城游玩了四個鐘頭；他們呈請市公安局派警保護，同時他們也派學生軍保護公安局，教育局，市黨部和市政府，以防宵小滋擾。路旁看的人，不知道他們是迎神賽會呢還是大出喪？

徹底的『軌內行動』！

上海市中學生畢竟在『大示威』這一『軌外行動』的名義之下游玩了四點鐘，他們的『軌內行動』，還不算徹底。再請看一個徹底的軌內行動，即遼陽縣長楊顯青，上日本天皇的奏摺說：『謹奏者，遼陽地方承貴國官兵及貴軍部充量協助，賴享全安幸福，皆由皇恩遠播，薄海同欽，凡我官民人等，均致竭誠感謝，謹拜表以聞，敬乞大日本帝國欽差大臣轉奏天皇陛下聖鑒，并祝萬歲萬萬歲，小臣遼陽縣長楊顯青率官民全體拜上。』邵力子告訴上海學生：『政府主張極端避免與日本衝突』，這位遼陽縣長可算得是切實執行黨政府主張的人了罷！可算得是沒有一點『軌外行動』了罷！楊顯青可算得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沒有一絲一毫『赤匪』『不逞之徒』『不良份子』『反動份子』『暴徒』的氣味了罷！

什麼•是•他們•的•『軌』？

自全國學生的愛國運動，走出了『只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各地發生了示威，搗毀黨部，毆打黨部人員，打毀反動報館等小小事變。於是黨國要人非要人以及準黨國要人非要人，一致狂呼『逾越常軌』『逾越正軌』『逾越軌道』『軌外行動』『行動越軌』！其實學生何以有這樣的行動，正因為痛恨他們的『軌』，想衝破他們的『軌』啊！他們的『軌』是什麼？就是始終不肯改變的『鎮靜』『不抵抗』『逆來順受』『極端避免與日本衝突』的政策呵！

蔣•介•石•張•學•良•下•野•了•嗎•？

據十八日申報說：『此次蘇省府改組，變動極大，……就大體言，第五屆諸委多來自我間（主席顧祝同，民政趙啟麟，財政舒石文，都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現任軍長副師長參謀等），與第四屆之純為文人者迥不相同，且十五日通過行政院會議後，次日即下明令，其發表之匆促，亦與常例有異。』蔣介石下野前忽促布置的，又何只蘇省府，浙贛兩省府也布置好了；再加上湘何，鄂何，皖陳，豫劉，這七省同盟也正在醞釀中。不但蔣介石在南方是如此做法，張學良一辭副司令，北方將領即主張組織包括直魯晉熱察綏六省的『北方軍委會』，李石曾即主張在北方另設『政治分會』，這兩會都是張學良為主席，蔣張二人領導了全國範圍的『督軍團』一座南京空城讓給汪精衛與孫科。汪或是動手或是動腿，或是手腿都不動做他們的秘書

，現在還不知道。只可惜這一班黨國要人，都是鼠目寸光。不但看不見山海關以外，並且看不見近在咫尺的天津！

兩•個•進•步

上海南北市同時有兩個總工會成立，北會的領袖是陸京士，南會的領袖是楊有壬，兩人同是『黨賊』，兩會同是官僚機關而不是羣衆的集團。南會罵北會是投機分子，北會罵南會是野蠻階級，其實都是半斤八兩，然而北會議決『取消現行工會法』，却是一個進步。同時，上海又成立了兩個商會，舊有的市商會罵商運會是『奸人』，商運會罵市商會是『黨賊』；商運會攻擊市商會『假黨部權力』，其實，市商會固然是假蔣黨的權力，商運會又何嘗不是假汪黨的權力，這也是一個八兩半斤，然而商運會的領袖馮少山主張『取消一切特別法，保障人民一切自由』，這也是一個進步。

殺•幾•過•便•順•過•來•了•！

上海大中學抗日聯會，討論『一二一七』慘案時抱着『不抵抗』的態度，連一個聲罪致討的宣言都沒有，還要議決『呈請一中全會查辦兇犯及主使人』和『請政府查辦破壞一切民衆運動』；試問要請誰查辦誰。誰懲辦誰？這樣滑稽的議決，等於是請本莊查辦侵佔東北三省的日本軍人！中學抗日會，竟否決了，市黨部永遠不得參加中聯一切會議』的提議。他們殺你們還沒有殺夠嗎？還要受他們的指導嗎？如果日本帝國主義聽見了這些怪現象，必然會說：中國學生反日運動沒有什麼大不了，殺他們幾個便都

順過來了！

不抵抗而交涉！

日本佔了中國的東三省，中國政府不與之抵抗而與之交涉，說是因為中國沒有力量抵抗日本；政府殺死了大批學生，學生也是不與之抵抗而與之交涉，上海學生組織代表團晉京交涉，也是說因為學生沒有力量抵抗政府，上有不抵抗而交涉的政府，下有不抵抗而交涉的學生，『不抵抗』也許是中國的民族性吧！我們若不痛改這一卑劣的民族性永遠莫想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

嗚呼『哭淚團』

日本青年學生的習慣，相打時相戒不出聲，誰出聲便算誰示屈服了；倘因被打而出哭聲，更算是喪失了『日本男子』（即『大和魂之義』）的資格，視為無上恥辱。即一般日本人也以流淚為男子的恥辱。現在中國學生的反日運動，由請願團而示威團。總算有了進步；可是杭州的學生，不但沒有進到示威團，反而退到『哭淚團』，整隊至中山陵前，席地而坐，大放哭聲，希望以兩行紅淚，感動當局的柔腸。這樣的醜態或者也有點效果，即是會笑死幾個日本人！

國難呢還是外交？

顧孟餘說：『中國目前之危機有三：（一）財政，（二）外交，（三）共黨，此三者中，……共黨問題實為最

要』，他怎麼第一關心財政而忘記了國難呢？有人說他所謂外交就是指國難。我們明白了，原來黨國要人把國難看做是外交，所以政府始終不抵抗而交涉，所以顧孟餘不把牠當做『實為最要』！嗚呼國民黨！嗚呼顧孟餘！

戴季陶太不成人！

戴季陶告全國教育家說：『樹苗自由，不能成長，這只能指供人玩賞的盆栽，而不概諸廣大森林中棟樑之選。他又說：『青年自由，不能成人』，這只能證明戴季陶在青年時代太自由了！

張學良少說了一個『不』字。

張學良告北平學生書說：『學良敢斷然自信者，第一，不屈服，不賣國；（但是向帝國主義提議錦州撤兵不在此例），第二，不貪生，不怕死。（但是躲在北平安樂窩中迭發不抵抗命令不在此例），他只說出四個不字，還少一個，便是『不抵抗』，才真是『學良敢斷然自信者』！

什麼是反動？

『老夫也曾革過命，於今懶動怕人動。誰要大胆動一動，俺就斷他是反動』！申報自由談上這幾句歌兒，真是時下所謂『反動』之鐵板註脚，同時也是把一般黨國要人從面孔到肚腸都畫刻出來了。